

心灵之旅

1950



2000

PEANUTS: A GOLDEN CELEBRATION

作者 / 「美」查尔斯·舒尔茨

译者 / 时尚正嘉

大象出版社

史努比黄金庆典

心灵之旅

PEANUTS: A GOLDEN CELEBRATION

史努比黄金庆典



SCHULZ





PEANUTS Celebration

史努比黄金庆典

SCHULZ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之旅:史努比黄金庆典/[美]舒尔茨(Schulz,C.)著;
时尚正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347-5706-8

I. 心… II. ①舒…②时… III. 漫画—作品集—美国—
现代 IV. J23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3694 号

Copyright © 2009 United Feature Syndicat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Based on the English Language book "Peanuts: A Golden Celebration"
(© 1999 United Feature Syndicate, Inc.)

PEANUTS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United Feature Syndicate, Inc.
Licensing Agent: RM Enterprises (BVI) Ltd.
A Licensing Programme of RM™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Beijing
Zhengjia Fashion &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授权合同号:17236-0-0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心灵之旅——史努比黄金庆典(1950—2000)

PEANUTS: A GOLDEN CELEBRATION

原 著 [美]查尔斯·舒尔茨
译 者 时尚正嘉
品牌总监 王秦生
品牌统筹 孔晓军
授权商 北京时尚正嘉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刘东蓬
责任校对 孙 燕
装帧设计 孔晓军
美术编辑 梁 栩 刘 珺
出 版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七路25号,邮政编码: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1194 1/16
印 张 16
印 数 1—10 000 册
定 价 99.00 元

目 录

早年岁月	6
史努比的诞生	14
1950年10月2日	15
进入60年代	36
银幕上的查理·布朗	60
你上了百老汇，查理·布朗	74
进入70年代	82
进入80年代	120
查理·布朗之旅	122
来自读者的赞美	140
进入90年代	172
《花生漫画》面面观	200
彩色周日版	234
查理·布朗的制作过程	249
结束语	250
史努比大事年表	253



早年岁月



我父母亲年轻时的合影。



这个圣保罗的街角曾经是我父亲的理发店。我的房间在楼上右边。



我骑新三轮车时高兴的模样。

本书是为庆祝第一幅《花生漫画》在报纸上发表50周年而出版的。我曾多次被人问起：可曾梦想到《花生漫画》会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显然，我根本没想到史努比会登上月球，没想到“幸福是一只温暖的小狗”这句口头禅会引出其他好几百句类似的格言，也没想到“安全毯子”这个词会成为美国语言的一部分；可我的确有过一个愿望，那就是能为这个现在可以说是我终生热爱的职业做一点贡献。然而，每当我说“嗯，坦率地讲，我的确盼望《花生漫画》会大获成功，因为它毕竟是我从六岁以来就在盘算的计划”时，人们总是很惊讶。



漫画从很早就进入了我的世界。我才出生两天，一位叔叔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斯巴克”，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部连环漫画中邦尼·古格（Bargney Google）的爱马的昵称。从那时起，这个绰号就没离开过我。

关于绘画和因此而受到赞美的记忆最早还要追溯到幼儿园。我记得入园的第一天，老师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大白纸和粗粗的黑蜡笔，让我们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画了一个铲雪的人，就在我画画时，老师踱了过来，她看着我的画说：“查尔斯，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名艺术家。”

我的父亲是一位理发师（跟查理·布朗的父亲一样）。我经常在傍晚的时候去理发店等着父亲收工打烊，然后跟他一起走回家。他很喜欢看漫画，于是我们就一路讨论，还为某位人物下一集的遭遇而操心。每逢周六晚上9点钟，当周日报纸刚刚发送，我就会跑到附近的杂货店买上两份明尼阿波利斯的报纸。隔天一早，另外两份圣保罗的报纸会送到我家，这样就有四份报纸的漫画版供我和父亲阅读了。

在我童年时代，运动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尽管严格意义上讲那不过是业余的。每当棒球赛季开始，我们就会组织自己的球队，去挑战其他社区的球队。我们比赛的场地通常都不太理想，所以总是梦想有一块平整的赛场，而且捕手身后有一个真正的挡球网，这样我们才不用跑到界外去捡球。在明尼苏达州，几乎每个人都会滑冰，而我不是在真正的溜冰场上学会的。那时，每所学校门前的人行道上都会结一片至少10英尺长的冰，由于总有孩子们在上面滑，因而被磨得有如镜面。就是在这种不足10英尺长3英尺宽的冰面上，我学会了滑冰。要在真正的溜冰场上打冰球，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们通常就在我们当中谁家后院里一块小得可怜的冰场上打曲棍球，或者是在街上滑来滑去，穿的是普通的鞋子，而非溜冰鞋。我一直想打高尔夫球，9岁那年还看了一系列高尔夫球名将鲍比·琼斯（Bobby Jones，业余高尔夫球高手）的电影短片，没有人教我打高尔夫球，直到15岁那年我才有机会尝试，而我立刻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以后的几年里，我除了高尔夫球什么都不想，我仍然立志要成为漫画家，我同样梦想能成为一名杰出的业余高尔夫球选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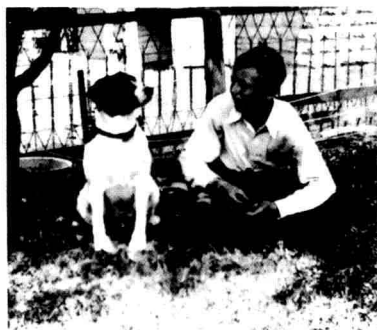
我总是凭借我对运动的知识，试图把我的运动漫画刻画得更深刻。这些角色在运动中所面临的挑战，可以很具体而微地呈现我们在生命中严峻的境况中所面临的挑战。

我念高中时，母亲曾给我看过一则广告，上面写着：“你喜欢画画吗？欢迎投稿参加我们的免费水平测试。”这是我接触艺术教育学校的开始。当时，这是一所公立的函授学校，校址在明尼阿波利斯市。我本可以在双子城一所住宿学校就读，但函授学校的卡通画课程吸引了我。修完整个课程需要近170美元，我记得那时父亲无法按时支付这笔费用，每次他收到催缴单时，我都十分担心；当我向他表露我的不安时，他却总是说不必太担心。后来我才知道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对于欠债，父亲已经习惯了。最后，我终于完成了全部课程，而父亲也终于偿清了全部学费。

高中一毕业，我就像所有雄心勃勃的业余创作者一样开始向各大杂志投寄漫画作品，但收到的总是千篇一律的退稿信而没有一句鼓励的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开始热切地期望能卖出自己的作品。终于有一天，我拿着我的漫画作品去拜访一家出版系列天主教漫画杂志——《永恒话题》（*Timeless Topics*）的出版社。当时艺术总监罗曼·巴尔特斯（Roman Baltes）看起来很喜欢我作品中的对白，他说：“我想我这儿也许有些事情能让你来干。”他给了我几幅别人已经画好但没写对白的漫画，让我在那些空白的对话框内填上对白。

这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不过不久以后，我又被艺术教育学校录用了。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我继续为《永恒话题》杂志写漫画中的对白，经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一早起床，搭乘有轨电车到圣保罗市中心，将作品放在巴尔蒂斯先生的办公室门外，然后再前往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函授学校上班。我在学校的工作是为一些基础课的学生批改作业，这份工作让我结识了许多日后影响我一生的人。

当时部门的负责人是沃尔特·J·威尔沃丁（Walter J. Wilwerding），他是当时很有名的杂志插画画家；坐在我对面的是弗兰克·维因（Frank Wing），他画过一个叫做《昨天》（*Yesterdays*）的连环漫画，曾在1930年代短暂连载过。弗兰克总是能将事物如实的表现出来，我认为他给了我很多启发，他让我明白了绘画中准确把握人物的重要性，尽管我觉得他对我多少有些失望，对我最后的绘画风格也颇有微辞，但毫无疑问我还是从他那里获益匪浅。我现在所画的一切东西，即使有时候风格似乎是颇极端的，但都是以我对描绘对象的实际知识为准，不管那是一只鞋子、一间狗屋，还是一双孩子的手。说穿了，漫画就是优秀的设计，等你知道如何正确画出一只人手，再去学设计一只手，你就可以画出优秀的漫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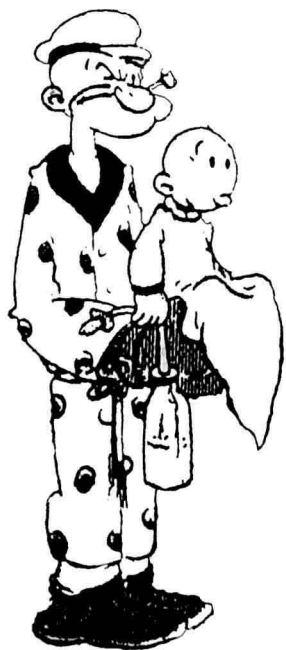


当我13岁时，有人送给我们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狗史派克，后来它成为史努比的前身。它是一条混种狗，比史努比那种猎兔犬要大一些。它可能是短毛犬和一种猎狐犬的混血，是个野性十足的家伙。我从不相信它会完全被驯服。它能听懂大约50个单词，喜欢坐汽车去兜风。它整天都在等着我父亲从理发店回来，星期六的晚上快到9点钟的时候，它就会把爪子搭到我父亲的椅子上来提醒他该拿报纸了。史派克差不多要吃掉任何东西进入它视野的东西。有一天，我在后院玩网球，突然连着球的橡皮筋断了，史派克追过去，抓住了网球把它吞了下去。那天晚上，它吃了太多的意大利面条，就又把球给吐了出来。此后不久，我就把史派克的这件事画成了漫画，并把它寄给了“里普利的信与不信”，这是我发表的第一幅漫画。作为史努比的兄弟，史派克的名字也流传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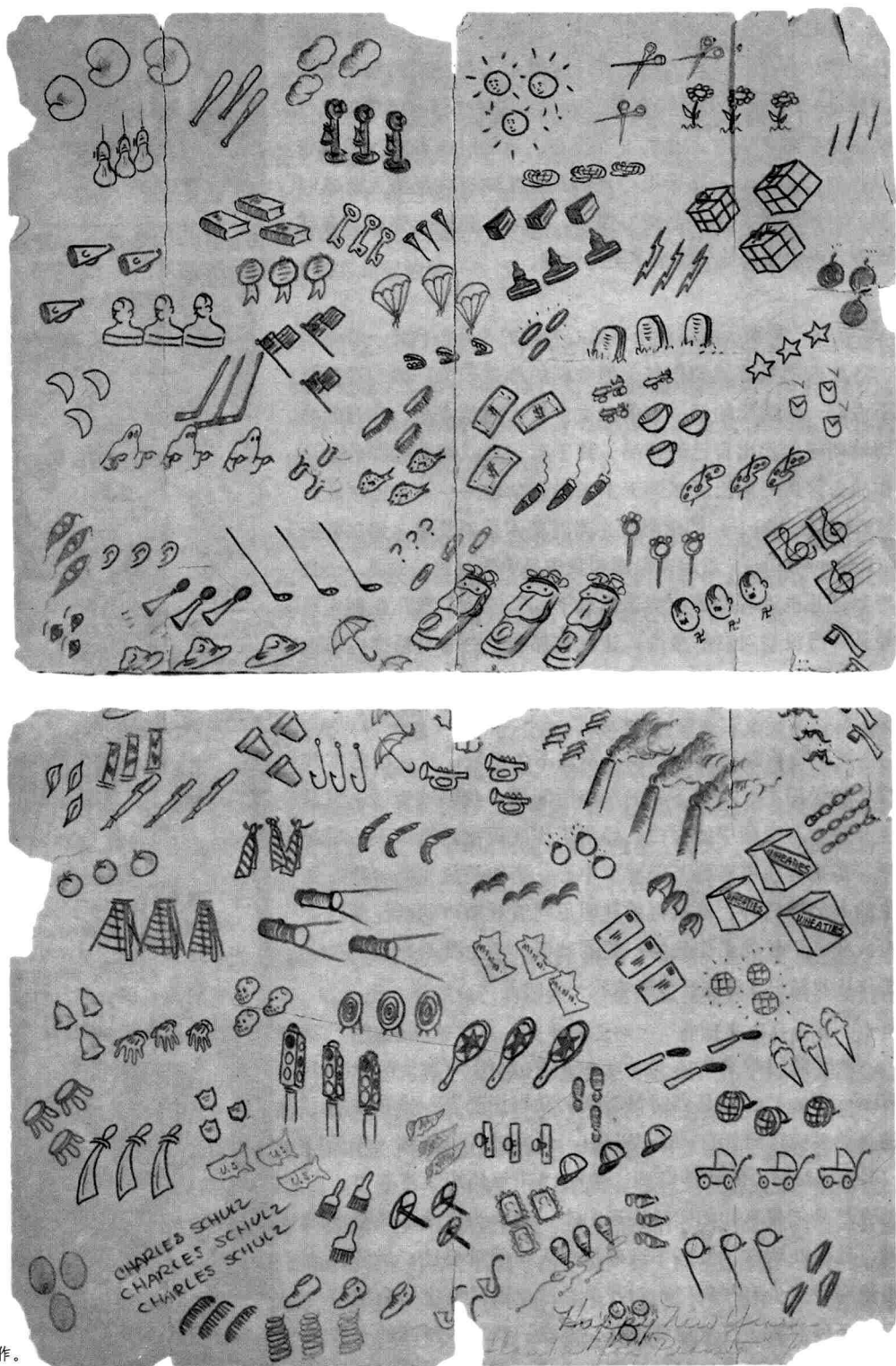


我的良师益友弗兰克·维因的一幅作品

我中学时的美术老师帕罗小姐曾留过一次作业，我每次回忆起来倍感温馨。她说：“在一张纸上画出任何你能想到的东西，每三个一组。”我很喜欢这个点子，就在纸上画满了许多小素描。老师把我的画给全班同学看，我还记得当时自己的感觉很不错。毕业以后我和帕罗老师失去了联系，然而几年前的一天，我收到了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有帕罗小姐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这是你画的画，我把它保存了25年。”——它正是我难以忘怀的那张作业。



早在初中时，我就一直在画画，不断练习技巧，我经常以临摹的兔子罗杰、三只小猪、各种迪士尼人物、以及大力水手和“汉堡”温皮的形象装饰我的活页本。



上图为埃尔齐·克莱斯勒·西格的《大力水手》原作。

某些我在艺术教育学校里共事的同仁，后来变成我终生的朋友。那真是一段兴高采烈的日子，因为总有人说出一个精彩的笑话，或是某个学生犯的天真的错误引得我们开怀大笑。我们总会接到一些大拇指（thumb）的绘画，每当从信封中抽出这样的稿件时，我们会意识到学生误解了“画一幅速写”（making a thumbnail sketch）的意思。

在艺术教育学校任职的人中，有不少都雄心勃勃地想干些其他事情，而我则利用业余时间，在完成日常的作业批改工作后，画我自己的作品，我从不放任一周过去而不去寄出任何作品。在1948年到1950年这段时间里，我定期给《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投稿，共发表了15件作品。

那是一段令人兴奋的时期，因为我所做的正是我想做的事。我不仅给英文版《永恒话题》撰写漫画对白，也为法文和西班牙文的翻译版写对白，虽然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有一天，巴尔特斯先生买下了我题名为《继续大笑》（*Just Keep Laughing*）系列的单格漫画。其中一幅是一个长得像后来的史洛德的小男孩，他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手里拿着一根球棒，对一个长得很像后来的派蒂的小女孩说：“朱迪，如果你击球的命中率再高一些，我想我可以学着爱上你。”我在艺术教育学校的同事兼导师弗兰克·维因说：“查尔斯，我想你可以多画画这些小孩子。你把他们画得很好。”就这样，我开始集中精力创作了一组人物，最后以《小家伙》（*Li'l Folks*）命名，在《圣保罗先锋报》（*St. Paul Pioneer Press*）每周发表一次。

我继续把我的稿子寄给各大报业集团。1950年春天，我整理了一批为《圣保罗先锋报》画得比较好的作品，把它们寄给了纽约的联合传媒报业集团。我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得到他们的消息，但我确信至少得用6个星期。最后为了确认我的画是否在邮寄中丢失，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信中描述了我寄去的那些画，并问他们是否记得曾收到过这样的作品。如果没有，我想我会设法查询这些丢失的画作的下落。出乎意料的是，我收到了他们主编写的一封信情并茂的信，表示他们对我的作品非常感兴趣，并问我是否介意去一趟纽约，一起谈谈我的作品。

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旅行。当我一早来到联合传媒报业集团的办公室时，只有接待员在那里。我没有带去他们已经看过的单格漫画，而是拿去了我当时一直在创作的一组连环漫画，我当时只想让他们更多地认识我的作品。我告诉接待员我还没有吃早餐，所以我就到外面去吃早餐。当我回到办公室时，他们已经打开了我的那包作品，并在短短的时间内决定，与其刊登单格漫画，宁愿选用这则连环漫画。这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自己也更倾心于那些连环漫画，我正蓄势待发。



1998年退伍军人节。

[注] 威利和乔：美国著名二战漫画中的主人公，两个步兵形象。该作者为比尔·莫尔丁，曾获普立策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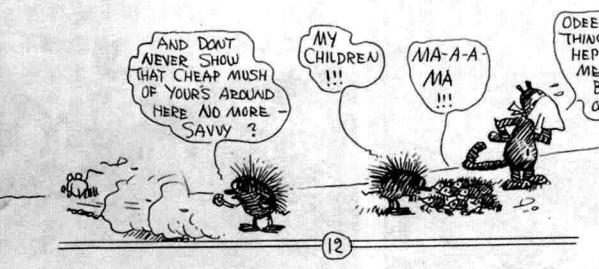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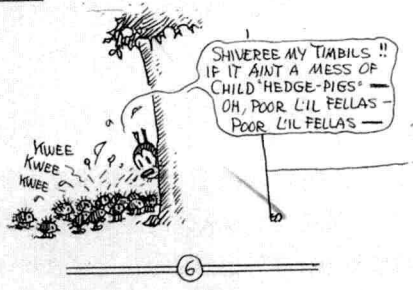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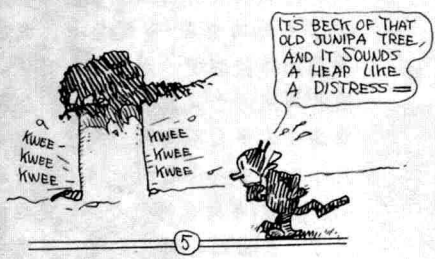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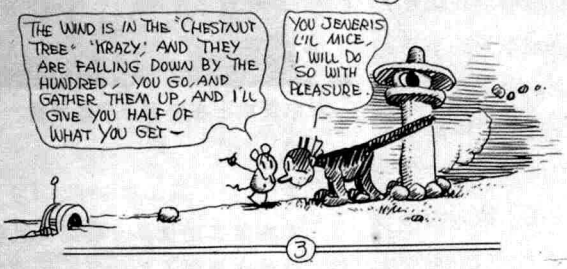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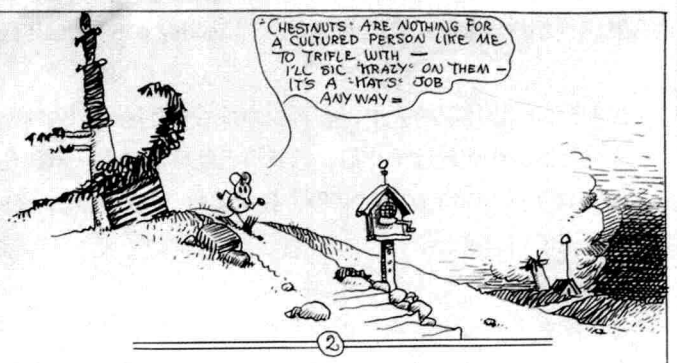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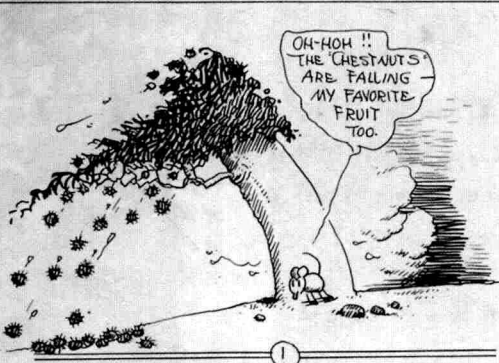


舒尔茨中士在查看一个酿酒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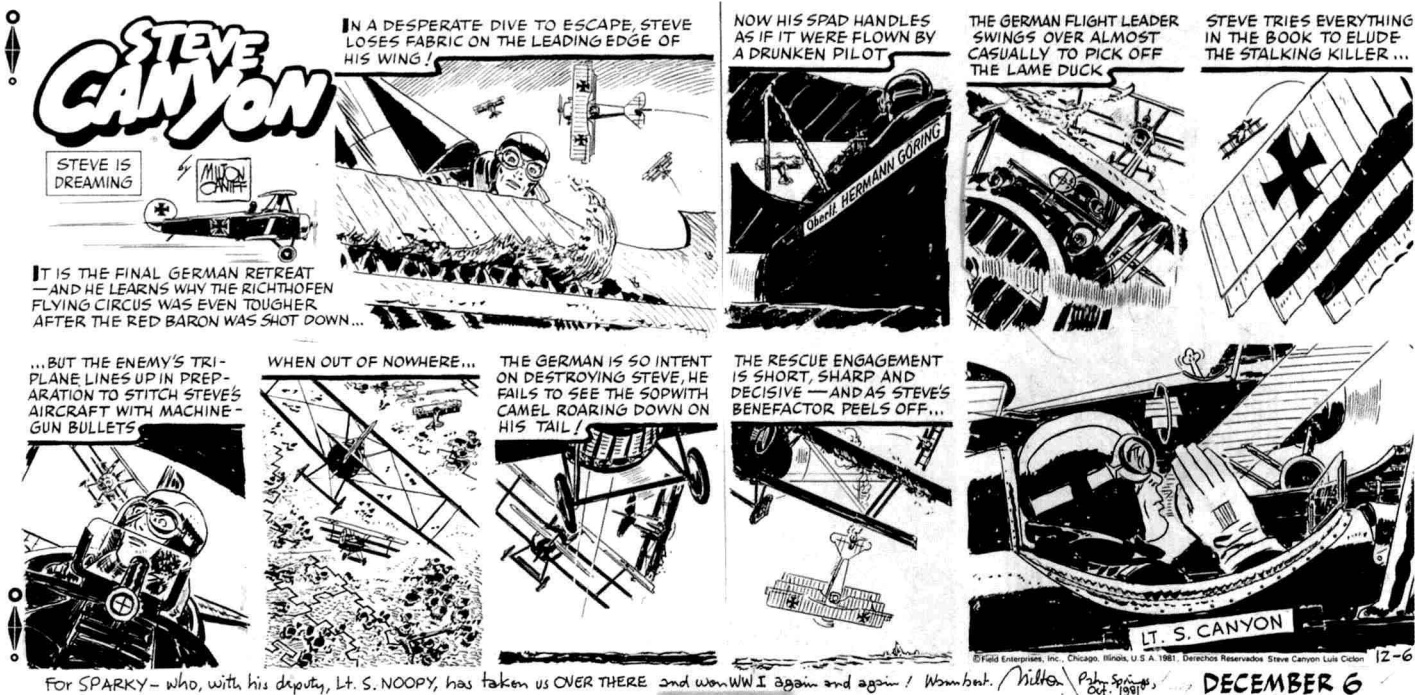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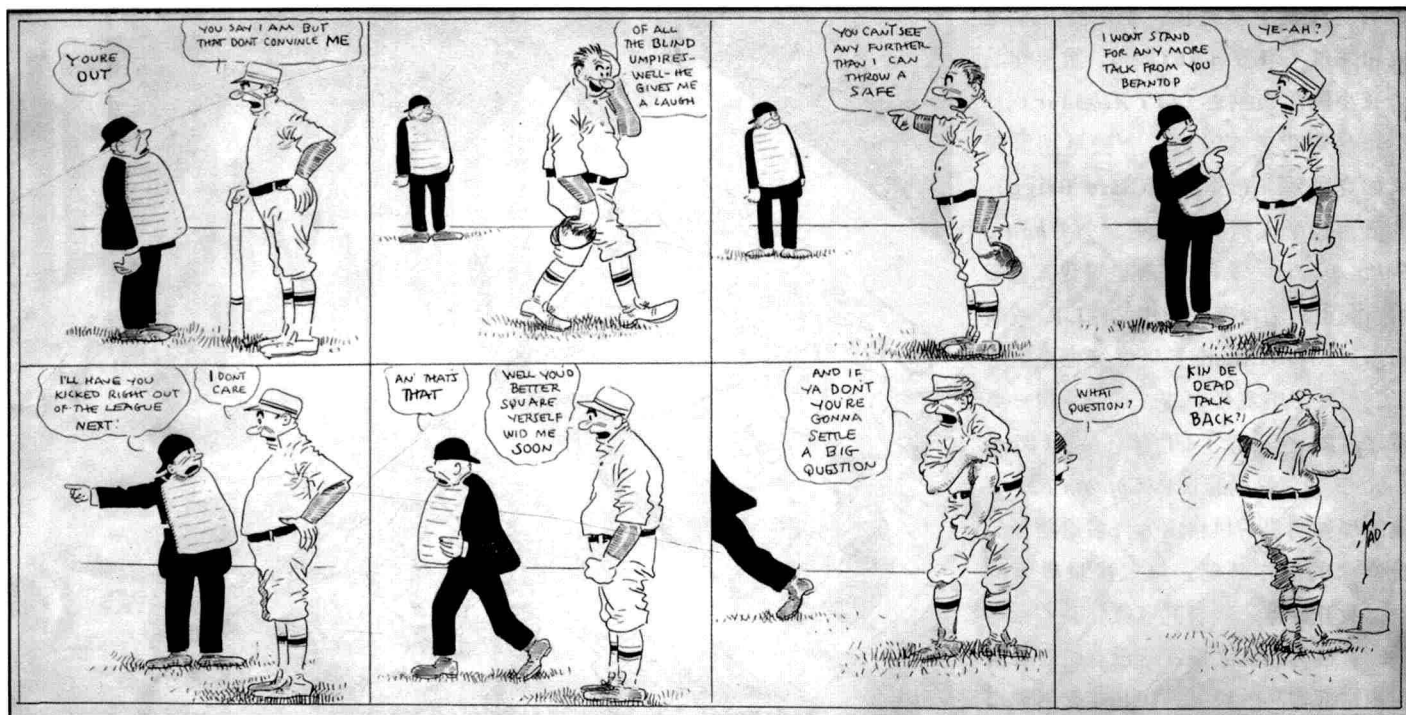
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三年，这使我学到了我所需要知道的孤独，而我所经历的孤独全都沉重地落在了可怜的查理·布朗身上。我在当兵期间体验到了一连好几个白天、夜晚和周末一个人独处的滋味，也明白焦虑令人多么不舒服，我忧心生命中几乎所有令人担心的一切，因为我担心，查理·布朗也得担心。但是我的确见了一些世面，而且有些时候竟然还能稍微探险，或是打一场棒球，甚至做一些速写。我在法国和德国的种种回忆近年来又强烈地涌上心头，而这些都反映在查理·布朗和他的朋友们的言行举止上。



在德国挥棒的身姿。



F. JERRI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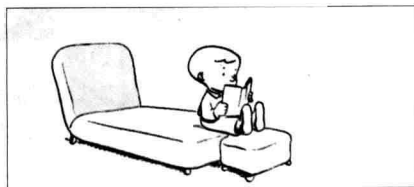
这是贴在我工作室墙上的三组漫画原稿：一是伟大的乔治·海里曼(George Herriman)创作的《疯狂猫》(Krazy Kat)；二是堪称20世纪初与站在投手丘上的查理·布朗有着相同问题的先驱，那是由托马斯·阿洛伊苏斯·多甘(Thomas Aloysius Drogan, 记者兼漫画家，以其自创丰富俚语闻名)所画的漫画，他很睿智地把自己的名字签成缩写TAD；三是由我的朋友米尔特·卡尼夫(Milt Caniff, 连环漫画家，风格幽默、精致而悬疑)亲笔签名的连环漫画。请注意最后一格中史蒂夫·卡农(Steve Canyon)的神秘恩人挥别的手。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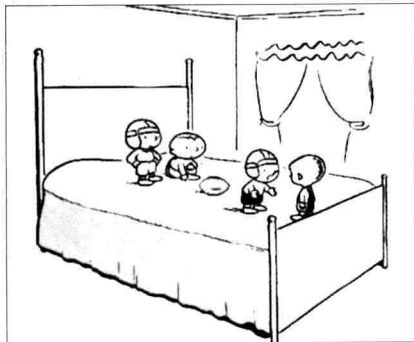
TR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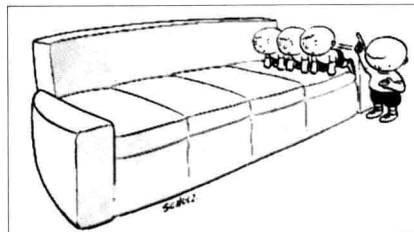
史努比的诞生



我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的第一幅漫画。



“我们已经很近了……
让我们来射球门吧！”



我一共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了15幅作品。



上面是我在《圣保罗先锋报》上发表的单格漫画，右面是一幅早期的《花生漫画》作品，在这幅画中，霍基·卡迈克尔(Hoagy Carmichael,爵士乐大师)的怀旧情怀同1950年代的现代装潢冶于一炉。这是《星期六晚邮报》式的视觉笑话。

1950年我和联合传媒报业集团(United Media)签约后，我的连环漫画逐渐成形，其中的人物也开始改变。查理·布朗本是个轻率无礼的小家伙，但很快就变成了今天大家都熟悉的模样，这个人物是我的漫画发展计划中的第一个方案。计划方案可以说是连环漫画的支柱。事实上，它们可能是任何系列娱乐作品的支柱。当查理·布朗开始发展时，其他的人物如露茜、史洛德、莱纳斯也在逐渐发展。史努比是最晚发展的，而站起来用两条腿走路最终让他成为了主要人物。如今他在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已是不可取代的了。

这些人物各有来源，查理·布朗应该代表所谓的“普通人”。在我还小时候，我长得非常平凡，如果别人不是在平常常见到我的场合见到我，一定认不出我来。如果我和妈妈去圣保罗市中心买东西时碰巧遇到的同学或老师能将我认出来，那我就会觉得格外吃惊。我总认为我那普通的外表是一个非常好的伪装。正是这种有些怪诞的念头促成了查理·布朗那圆圆的、普普通通的面孔。

我一直认为你不仅要安排漫画中的角色去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情，还要让这些角色本身所具有的天性和个性来激发你的灵感。这就是那些漫画人物能保持其特点而经久不衰的原因。人物个性越是突出，读者就越容易与之产生共鸣，仿佛他们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

《花生漫画》的早期作品中有许多年龄很小的孩子，因为那时我自己的孩子也还很幼小。虽然我从未声明过我自己要变得老于世故，但随着这部漫画的不断发展、成熟，作品稍稍减轻了一些童真的色彩。但它又具备了另一种我认为更加重要的特质，那就是作品的抽象性。漫画人物居住的环境逐渐变得虚幻起来；史努比的狗屋只有从侧面看时才能辨认出来。史努比自己已经变成了不太像狗的人物，而且不再住在真正的狗屋里了。其他人物的卡通造型，他们那又圆又大的脑袋和短小的胳膊已经越来越妨碍他们去做更为现实的一些事情，因此他们常常无法做出一般漫画中能够呈现的更为写实的动作。不过，这正是我所追求的发展方向，我相信它已经引导我去做别人在连环漫画创作中还没有做过的尝试。

好了，就到这里吧。这些人物就要来与你们相会，向你们展示他们各自的性格了，就像他们50年来对我所做的那样。在一开始，他们就好像“小家伙”（我一直想用这个名字来作为这部漫画的标题）——因为我们总用成人的眼光俯视这些小家伙。但过不了多久，当我们站在与这些小家伙一样的角度来审视时，查理·布朗和他的朋友们就开始把每一个人都带到他们的世界中去了。





○哦，老好人查理·布朗来了！



○老好人查理·布朗……是的，先生！



○老好人查理·布朗……



○我可真讨厌他！



(出售沙士汽水)



(出售鲜花)



(出售柠檬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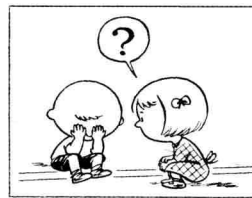
(出售骨头)



○查理·布朗怎么了？他看起来好伤心。



○我这么有同情心可真是件好事……别难过了，查理·布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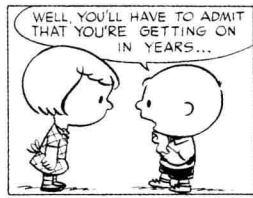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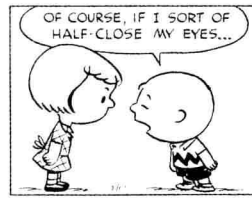
○嗨！醒醒！



○你觉得我漂亮吗，查理·布朗？
○唔！唔！



○嗯，你得承认你越来越老了……



○当然，如果我把眼睛眯起来……



○实在很惊险，不过很好玩儿！



○我们不能再和你玩了，查理·布朗。



○我们的妈妈说你太蛮横了！
○我？！蛮横？



○她们说的是我吗？你指的是我？查理·布朗？蛮横？我？你指的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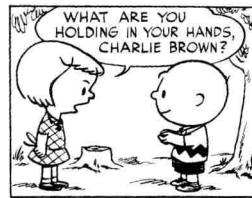
○我从来没有看到有谁这么高兴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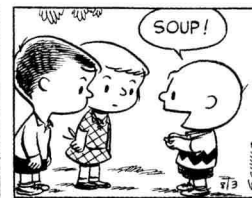
○哎，我们已经准备好去野餐了……



○这是冰淇淋！
○这是蛋糕……



○你手里捧的是什，查理·布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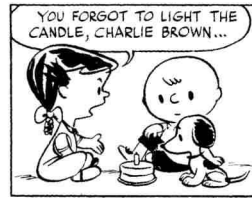
○汤！



○生日快乐，亲爱的史努比……



○祝你生日快乐……
○嘻嘻



○你忘记点蜡烛了，查理·布朗……



○那不是蜡烛……那是一根维也纳香肠！

1950年10月2日

《花生漫画》早期的作品有许多点子都围绕着很小的孩子而产生的，因为那时我的孩子们还很年幼。我在《花生漫画》中运用了许多儿童惯有的姿势，我这么做自有道理，其中，有些原因特别重要。

我总是对自己的孩子太过小心翼翼，时刻担心他们会受伤，或者遭遇什么不幸。当我开始在连环漫画中画到孩子们彼此谈话时，最明显的姿势是让他们坐在人行道上。这是缅怀波西·寇斯比 [Percy Crosby, 漫画家。《史基比》(Skippy)是其得意作，以一个9岁男孩为主角] 早期的《史基比》连环漫画。但是，《花生漫画》中的人物要比史基比和他的朋友们年纪小。因此，我总是担心，让他们坐在人行道上，很容易被车子碾过。所以我让他们坐在阶梯前端伸向人行道的走道上，这对后来的漫画并不十分合适，所以最后我让他们站在石墙边。这使读者有机会沉思画中主角在讨论生活的问题时，可能在看什么东西。



◎ 唏唏（抽泣）



◎ 可怜的史洛德……他不得不取消他的音乐会。
◎ 他取消了音乐会？为什么？



◎ 音乐会预计在八点半开始……



◎ 可他六点就得上床睡觉！



◎ 医生！医生！！你得救救我的洋娃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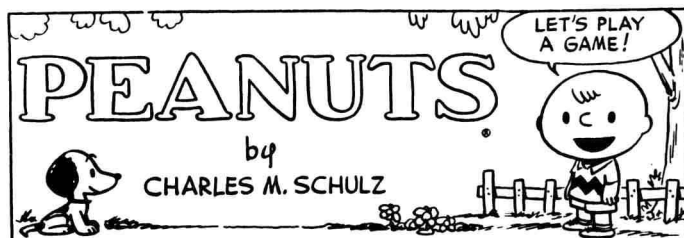
◎ 她的腿断了！
◎ 让我看看……嗯……我们得在她漏掉太多锯屑之前，赶快把它接回去。



◎ 好了，小姐……她又跟新的一样了！
◎ 医生，你用了什么药方？青霉素？还是金霉素？



◎ 粘胶！



◎ 让我们来玩个游戏！



◎ 我们玩什么呢？



◎ 我们玩“逮人”吧！



◎ 好！ ◎ 逮人！逮住你啦，派蒂！ ◎ 汪！汪！



◎ 逮人！逮住你啦，雪米！！



◎ 逮人！！逮住你啦，史努比！



◎ 哇！



◎ 别发火，查理·布朗……那就是史努比逮人的方式呀！



◎ 晚安，晚安，爸爸！



◎ 现在他一定正坐在他的扶手椅上……



◎ 现在他该拿起报纸，开始读了……



◎ 我要喝水，拜托？



◎ 天哪，真高兴比赛结束了！



◎ 我真不知道要怎么把他们弄出局……



◎ 第一局就打出63支安全垒打！



◎ 我们就是这样失去安全封锁比赛^[注]的机会！

当露茜在1952年首次出现在连环漫画中，她还只是个有着圆眼睛的，可爱的，看起来像洋娃娃一样的小女孩。我们那时的编辑吉姆·弗里曼建议我去掉她那双圆圆的大眼睛。当我开始称她为“大惊小怪的姑娘”时，露茜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个性。

【译注】完全封锁比赛是指在棒球赛中完全不让对方得分，而对方在第一局就突破“零蛋”打了63支安全垒打，当然使查理·布朗球队无法打出完全封锁比赛。